

# 2015台灣文學獎 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得獎感言



## 為了內在的不安與無知而寫作

文——吳明益 攝影——莫佩珊

在《單車失竊記》完成時，我忐忑地把初稿寄給我的版權經紀人以及幾位從事翻譯的友人。當時，我的朋友關首奇（Gwennaël Gaffric）在回信裡提到米蘭·昆德拉（Milan Kundera）：「小說家追求的不是現實，而是追求存在的。存在並不是已經發生的，存在的是人的可能的場所。是一切人可以成為的，一切人所能夠的。小說家既不是歷史學家，也不是預言家，他是存在的勘探者。」

這段我也熟知的文字，引得我在後記裡寫了一段與之對話：「對某些小說家來說，人生的遭遇是他們不得不動筆寫作的理由；而對我來說，卻是藉著寫小說來認識、思考人的存在的。我是一個平凡的人，因為寫作稍稍理解了我過去不夠理解的事，體會了過去難以體會的人性和感情；我為了無能看清這個世界而寫小說，因為內在的不安與無知而寫小說。」

「正如古希臘史學家波里比奧（Polybius）說的：『最具有教訓意義的事情莫過於回憶他人的災難。要學會如何莊嚴地忍受命運的變化，這是唯一的方法。』我藉由寫小說，試著學習『如何莊嚴地忍受命運的變化』這回事。」做為一個身世錯綜島嶼的島民，我以為這是一位小說家不能只寫自己的身世，還得去回憶他人的身世、甚至是其他生物、土地身世的原因。

在今年騎幸福牌老鐵馬巡講嘉義到臺南的那一段路，下起了豪雨。不是簡單的雨，是那種瘋魔、強硬、下得草木低頭、河流沸騰的雨，下的是能把山上的死魂靈沖到出海口的那種雨。

我幾度無法前進，既擔心趕不上書店的講座，也擔心老鐵馬後座背包裡的筆電被水浸濕。過去二十多年的文字，抄錄其他作家、學者的筆記，全部都在那顆微小的硬碟裡，那是我體外的一枚心臟。

就在那樣的擔心下，一段一段路渡過，雨慢慢緩和，午後終於到了書店。在那間小小的、溫暖的書店裡，我打開筆電，開始談「戰爭中的動物園」。

謝謝你們總在那裡等我打開。謝謝我的家人、評審、出版的朋友，這個時代，以及在我生前就活著，在我死後仍會坐在某處等著探勘自身存在的讀者。☒





## 得獎感言

文——甘耀明 攝影——莫佩珊



1999年秋天，原欲攀登大霸尖山的計畫，遭921大地震打亂。我任職的學校靠近車籠埔斷層，歷經恐懼、拋搖與建築崩裂的驚駭，那年夢裡總有梁塵落下的簌簌聲。大霸尖山去不成，到了深秋，攀登北大武山，坐著俗稱「運豬車」的大卡車陡爬屏東深山的泰武產業道路，前往登山口，一路上硬泥土路，車子劇烈搖晃全然模仿大地震的驚駭，卻在眺望到大山的雲瀑時，心頭鬆軟了，心中有甚麼被擠藏的地岩記憶被釋放。

隔日從「檜谷山莊」攻頂的路途，我遇見一片美麗的鐵杉林。鐵杉俗稱「柎木」，樹姿優雅，映照中國山水畫裡常見的松樹畫法，樹幹岔聳，布滿鱗塊狀裂片，樹冠在某個高度舒拉橫展，無論浸潤在雲霧或陽光下皆美，狎近更有與史前溫馴巨獸共行的驚喜。這片鐵杉要不是深藏在陡峭深山，必魂歸臺灣伐木史，肉身淪為紙漿的命運。

《邦查女孩》的小說環境設定在花蓮的摩里沙卡（林田山），這條伐木線以輸出鐵杉為主，也就是我攀登北大武山路徑看到的大樹，一批批送下山，那麼美麗的樹都淪為工業齒輪下碾碎的塵埃，連嘆息的回音都沒了。摩里沙卡如今停止砍伐，由風雨恢復它舊有風貌，後段路線成了攀登中央山脈七彩湖的東部路徑。我沒有走過自己小說中的地景，她已荒廢，流籠與森鐵中斷，我憑大量史料與口述在腦海建構，想像小說主角古阿霞、帕吉魯，代替我走入山林冒險生活。這本是寫實小說，於我而言卻是一趟艱辛與美麗的奇幻之旅。

能完成這趟奇幻之旅，非我個人能獨立作業，尤其是現實生活的環境，有過多我無法分心面對的雜訊。感謝父母，感謝美蘭，感謝眾多默默支持與幫助的朋友們，一路上有大家陪伴是幸福的，也謝謝評審厚愛。☒

## 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評審感言

文——古蒙仁 作家

「2015台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」決審會議於2015年11月9日在臺灣文學館舉行，由館長陳益源主持，出席的評審委員有吳達芸、古蒙仁、蘇偉貞、施淑女（施淑）、浦忠成，並公推施淑委員擔任主席。經過複審後進入決審的作品共有五部，分別是：藍博洲的《台北戀人》、楊渡的《水田裡的媽媽》、吳明益的《單車失竊記》、夏曼·藍波安的《大海浮夢》以及甘耀明的《邦查女孩》。

委員經過第一輪的討論後，進行第一次投票，結果為《台北戀人》1票、《水田裡的媽媽》2票、《單車失竊記》1票、《邦查女孩》1票。依照文學獎設置辦法，得獎者必須要有4位委員同意才能得獎，因此

進行第二次投票。結果為《台北戀人》2票、《水田裡的媽媽》2票、《單車失竊記》3票、《邦查女孩》3票。由於首獎難產，乃有委員提臨時動議，建議是否由得3票的二人並列得獎名單，5位委員都同意由二人並列。最後由主席宣布「2015台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」，由《單車失竊記》與《邦查女孩》同時得獎、並列第一。

針對入圍的五部作品，委員都做了深入的分析與討論，且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，本人謹代表評審團對外發言，將委員們的意見綜合整理如下。

《台北戀人》，這是一本大跨度的田野調查，包含歷史、地理，主要是鎖定在師大發生的「四六事件」，以一位女性角色做為主述的人物，輻射出去。這次藍博洲化為一個女性角色，用一種獨白式編織事件真相，可貴的是它沒有用控訴、喊吶的方式，而是藉由一遲暮之年的女性娓娓道來，回味之前對國家、家庭與愛情的愛恨，非常深刻，細膩且複雜。

《水田裡的媽媽》，是一個家族的故事，楊渡化身長子，敘述看似簡單的家族故事，但也拉出了臺灣的時空背景，敘述最多的是父母這一代，以父母親這兩個角色為衝突點，很具體地傳達了四、五十年代臺灣的家庭。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只是個家族史，但將整個臺灣社會濃縮在小說中。這種感人的力道，要比刻意要表現大事件或大時代、但又不夠深入的小說，更讓人感動。年輕寫手不太能處理這種題材，非要有生命歷練不可。

《單車失竊記》，這部小說的技巧繁複，玄疑性強，從每個玄疑的背後拉出一段臺灣歷史，又拉到蒐藏的癖好，作者吳明益在細部知識的掌握上花了很多心血，也讓人有翻新出奇的驚喜。最主要的線索是父親與單車的消失，最後單車找回，父親卻找不回來，有「求全而不全」的哲理。整本小說牽涉二次大戰臺灣史，有性情、有魂魄、有歷史、有故事，而且輪迴不已。以藝術的創新來說，這是一部很有突破性的作品。

《大海浮夢》，基本上是夏曼·藍波安的家族史，是浩瀚的海洋家族DNA的認證過程。前半部讓人著迷於他的家族傳承與親人關係，非常生動優美。第二部是他到南太平洋，跟幾個南太平洋的民族一起海上生活。第三部放了很多與小說毫無關係的內容，一個人類學家式的收尾。作者從小就有一個要去遠洋航海的夢，這個夢想是要實踐作為一個海洋的子民。它雖然不是純小說，但是書寫本身的真誠與性情非常感人。

《邦查女孩》，這部小說除了它題材的特殊以外，也將臺灣的山林文學寫得非常深刻，探觸到臺灣各方面的樣貌，可以看出甘耀明異乎尋常的掌握能力；但也因為這樣使得小說枝節太多，將血統問題與文化傳承問題操作得太刻意。幸好有帕吉魯那樣倔強的一個男主角存在，他像臺灣山林一樣的沉默，像臺灣的那些古樹。另外書裡頭還有一些婆婆媽媽，看起來不太重要，卻是很溫暖的一群人，透過這些人物的組合，成功地把這部大部頭的小說撐起來。☒